

# 古璽考釋二則

王人聰

一

先秦古璽中，常見一類成語璽，其璽文作

①

徵·十·五

②

舉之一，十七

③

徵十·五

④

考報59.1

⑤

徵十·五

⑥

徵十·五①

以上諸璽可分別釋為①哲之②哲命③哲上④哲行⑤哲言⑥哲身。各璽文的第一字，《古璽文字徵》釋哲，但未作說明。今先分析其字形。哲，從斤，從心，斤即折字，甲骨文作折，𠄎（《甲骨文編》卷一·十一），象以斤斷艸，是個會意字。②金文作折，折，𠄎（《金文編》一·十六），把𠄎寫作斤，與今隸斤字的寫法很接近。𠄎，在偏旁艸字中間添加二橫劃，可看作是表示斷草之意。此字與璽文哲所從之折是十分相近的，璽文只是把艸旁省去而已。籀文折字作折，許慎解釋說：“籀文折，從艸在彐中，彐寒故折”。其實籀文從彐是金文從二的譌變，許說不確。小篆折作折與金文同。但《說文》又收小篆的另一異體作折，從手從斤，段玉裁指出這是“唐後人

① 引用璽文資料：

徵：《古璽文字徵》

舉：《十鐘山房印舉》

考報59.1：《考古學報》1959年1期

② 參見唐蘭：《古文字學導論》

所妄增”，並說“從手從斤，隸字也”<sup>③</sup>。段氏的說法是完全正確的。折隸變為折之後，以斤斷草的本義，也就湮晦了。從以上字形的分析，可知墨文所從的折是從甲骨、金文的折字演變而來的，故把折釋為慙或慙即可論定。上揭墨文慙字諸形中，𠄎是所從的偏旁左右易置，而𠄎與𠄎則是折之簡化。

其次，再說字義。慙字，《說文》分別列於口部與心部。口部哲字下說：“知也，從口折聲。慙，哲或從心”。心部：“慙，敬也，從心折聲”。許慎的這一說法，清代的《說文》注家，意見紛紜，歸納起來有以下幾種：1. 認為口部與心部之哲為重出，應刪去其中之一。（嚴章樹、鈕樹玉、嚴可均、王煦、許楨）2. 同意許說，慙為哲之或體（錢坫、王筠、桂馥、高翔麟、宋保、惠棟、席世昌、吳大澂）。3. 心部之慙應是慙字之誤（桂馥、王筠）。4. 慙本義為敬，假借為哲（段玉裁、朱駿聲），朱駿聲還指出《玉篇》、《廣韻》的慙字從折是不對的。<sup>④</sup>

此外，王引之在《春秋名字解詁》伯虔字子析條下說：“或曰：虔、析，皆敬也。商頌殷武傳曰：虔，敬也。說文：慙，（先歷切）敬也。（二徐本慙誤作慙。音陟列切。案慙乃哲之重文，已見口部，而訓為知，不得又見心部而訓為敬也。段氏茂堂亦沿其誤，今依玉篇、廣韻改正）。慙與析通”。容庚《金文編》哲字條下引用王說，並認為心部之慙是慙字傳寫之譌。

以上各種說法，到底哪一種正確？我們可以通過墨文來驗證。依據《說文》，慙字有二義，一是與哲相同，其義為知即智。二是訓為敬。若取第一種意義來讀墨文，則前揭各墨須讀為哲之、哲命、哲上、哲行、哲言、哲身。這種讀法，在文義上很難講通。採取第二種意義來讀墨文，則上列之慙之、慙命、慙上、慙行、慙言、慙身，都可以解釋為敬之、敬命、敬上、敬行、敬言、敬身（按，身與信古通，敬身即敬信，《三代吉金文存》卷20、46.3著錄一劍銘，建信君作建躬君，可證）。這樣讀法，不但文義通順明瞭，而且還有下列各墨可以為證，如



敬之

舉之一，十七



命敬

舉之一，十六



敬上

考報59,1



行敬

舉之一，十六



身敬

舉之一，十六



兩者意義相同，可知它們是屬於同一類的成語墨。











因此，根據以上所述，我們便可判斷，前引各家的說法中，段、朱二家的意見是比較可取的，慙字之本義自應訓敬。而王引之、容庚以為慙是慙字的譌誤，其實正好相反，《玉篇》《廣韻》的慙倒應是慙字傳寫之譌。

③ 段玉裁《說文解字注》第一篇下。

④ 所引各家說法，均見於《說文解字詁林》。

## 二

《考古學報》1957年3期《西安半坡的戰國墓葬》一文中，報導了該批墓葬的8號墓曾出土一方壇鈕圓形銅印，印文作，原報告沒有釋文。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也藏有一方戰國銅印，其形制、印文和它相同，今揭其印文鈐本於次：

這兩方印的文字，構形極為簡單，驟看起來，似為一字。若依形隸寫，可寫作，但字書並無此字。現在我們不妨從其他方面來考慮，首先將印文細加分析，可以察覺印文其實是兩字而不是一字，左邊一字是上字的反寫，右邊一字是口字。但是把兩字聯起來，不論是讀作“口上”或是“上口”都是不成文義的。為了解決這一疑難，可以再從另一角度來作進一步思考。我們知道，先秦的古璽文字中，文字的偏旁結構常被省略，形成簡化字，如前文談到的字，就可簡化成與。再如字，可省作或，字可省作等。根據這一特點，我們有理由推測，在二字中，應是有一字是被簡化的。下面我們試舉幾方古璽來作分析比較：



①

舉之一，十五











②

舉之一，十五



③

舉之一，十五

第①方印文很容易辨認，知是明上二字。第②方明字所從的日旁，省去日中的一劃，成了字，與我們所探討的璽的字相同。第③方則是明字省去日旁，剩下月字，上字也譌變為，驟看起來，也像是一字，但若與第②方細加比較，仍可認出是明上二字。由以上三例，可以知道明字的偏旁是可以簡省筆劃或被省略去的。現在試將璽與第②方加以比較，如果依照璽文省略偏旁的例子，把第②方明字的月旁省去，則所剩下的部分就和璽很相似了，兩者的差別只是上字一為正寫，一作反書，古文字正寫反寫是很常見的。因此，可以斷定，我們所探討的兩方璽，其印文應釋作明上二字，是屬於另一類的成語璽。

明上一語，先秦文獻中習見，如《管子·明法解》：“下得明上”，《君臣》：“上明下審”；《韓非子·六反》：“挫賊遏姦，明上之民也”。另外，《印舉》也著



；印文為明上見下，根據這些資料，也可推知璽文明上二字，應是“上明

下審”、“明上見下”這類習語的省略說法。